ChinaXiv合作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第 62 卷 第 2 期 2018 年 1 月

"情报"术语争议对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的影响反思*

赵柯然 王延飞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目的/意义**］针对目前情报学界的"情报"术语争议现象，反思情报学学科基本术语的混用与混乱对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带来的影响，呼吁规范情报学术语，重构情报研究理论和情报方法体系。［**方法/过程**］根据术语学的原理和思想，从术语语境、概念层次、多语术语翻译操作 3 个方面分析情报学现存术语争议产生的原因。［**结果/结论**］研究认为，对情报术语的探讨是情报学随社会发展的必然，情报学对术语体系规范的需求反映出对理论重建的期待。

关键词：情报学 术语学 语境 概念 学术交流 学科建设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02.006

受到现代信息革命与信息化建设的影响，一方面，当前情报学的诸多研究贴近于信息科学群的大范畴，形成了以"信息"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综合研究[1]，拓宽了情报学的研究范畴，使情报学固有的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分析等优势得到了发挥；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对我国的情报学发展感到担忧，认为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及情报工作发生失衡与偏移[2]，"情报"元素缺失，呼吁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的面目[3]。关于"情报"和"信息"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者对"情报"概念及情报本质的探究从未停止，然而依旧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情报学学科基本术语的混用与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1 "情报"术语相关研究述评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所认可的定义，术语（Terms）是在特定科学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术语是传播知识、技能，进行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等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体现其所在时代科技水平的最小单位。术语的形成和存在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术语是科学的载体，不规范的术语可能阻碍科学的发展和交流。术语学（Terminology）研究术语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包括术语概念、分类体系、命名规则、演进规范、传播规律等诸多内容，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与语言学、逻辑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4]。

本研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检索，为保证检全率，初步以主题词进行检索，不设置时间范围，得到主题为"情报学"或"情报"，且含有"术语"的期刊论文共 537 篇，（检索条件：（（主题＝情报 或者 主题＝情报学 ）并且 主题＝术语 ）（精确匹配）），最后检索时间：2017 年 5 月 31 日）。根据检出文献与本研究的相关程度，在检索结果中剔除较不相关的医学类研究、术语汇萃、介绍性文献等，得到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文献百余篇。由于术语学与情报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检出的文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文献将术语作为情报文献工作的对象，主要处理与信息检索相关的叙词表、术语抽取、文献词汇标准化工作等问题；另一部分文献围绕情报学专业术语问题进行探讨，才是与本研究更为相关的部分，基于上述因素，最终得到较相关文献 54 篇，并主要从以下角度分析探讨情报术语问题：

根据术语学基本理念，综合探究情报术语问题。1983 年，王万宗认为讨论情报定义的过程就是揭示其特有属性和约定术语的过程，术语"混乱"不是由讨论概念造成的[5]。1989 年，藏兰对情报学术语研究进行

* 本文系 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驱动战略的情报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6BTQ05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柯然（ORCID：0000－0003－2006－2623），博士研究生，E-mail：krzhao@pku.edu.cn；王延飞（ORCID：0000－0002－2627－8153），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7－08－07 修回日期：2017－09－05 本文起止页码：35－39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定义,即情报学术语研究就是指收集、处理和传播情报学术语的全部活动,就是通过分析各种情报学文献,收集情报学术语,而后对术语进行分析和分类,最终形成情报学术语体系网络并加以传播[6]。2004 年,贾桂华、姚健从词语的多义性和术语的单义性角度阐述了情报术语的误区[7]。2011 年,任全娥、黄丽婷以“信息”“情报”“情报学”这些基本术语为例,从学者观点、文献考证、国外情报界、改名历程等几个方面分别阐述,认为应该借鉴国际上学科术语政策指南及国内其他学科名词术语专家的经验之谈,对“情报学”学科名词术语充分论证以达成共识,应采取较为果断的措施来解决情报学术语使用长期不规范的现象,重视情报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与人才培养[8]。

从术语翻译的角度,将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转化视作影响情报术语解释的重要因素。1980 年,赵国琦对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四种语言下的情报科学术语进行探讨,认为每种具体语言的特点都影响着术语的选择和解释[9]。1981 年,庄义逊基于对情报学学术文献的翻译,认为应将 information 译为“情报资料”,把 intelligence 译为“情报”[10]。姚健、贾桂华认为将信息和情报译成同一个英文词 information,同时将 information 既译成信息又译成情报,这种现象是违背逻辑原理的,情报的英文应对应为 intelligence[11],并认为“情报”这一术语是隐性日化的中文,这种隐性日化“情报”的引入,既干扰了我国传统的情报概念,又阻碍了信息科学的发展[12]。

呼吁情报术语标准化,分析术语对情报交流的影响。1991 年,李景正在分析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术语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专业术语的控制及标准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以及控制与标准化的途径[13]。谈大军认为情报认识和术语上的模糊、不统一对情报交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4]。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海峡两岸的图书情报学术语差异。

围绕“情报”和“信息”的差异,探讨“改名”问题。1993 年,吴慰慈指出“科技情报” 改名为“ 科技信息”,一方面反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术语的歧义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与社会信息实践的脱节[15]。吴家柱认为情报和信息不能等同和相互取代,术语的不准确和混乱反映了学科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在科学问题上的不严肃性[16]。李长信等从信息、情报各自性质与特点、获取手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谈信息与情报的界定,并指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两个术语,势必会影响学科的良性发展[17]。

还有很多学者采用术语学方法,对情报学中的具体术语概念进行探讨,例如“文献计量学”“竞争情报”等概念。陈建龙曾根据术语学的原理和方法,指出了几年来对情报意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形式、功能和性质三方面对情报意识的本质属性作了分析和抽象,得出情报意识的定义[18]。

综上,学界关于“情报”用语的认识和争议虽多,多数是从学科概念本质进行探讨,从术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不多见。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术语学本身应用性较强,与术语实际工作结合更为紧密,而情报术语体系完善不是朝夕之事,对其落实还需从长计议。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情报学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需要有新的思路,而情报学科基本术语的混用与混乱,长期不统一的局面,必然影响学科的发展,阻碍情报学在社会、科技、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

2 术语学视角下的“情报”争议问题阐释

2.1 不同术语“语境”下的“情报”认识

术语是学问的专门语言,不同学科领域的人们通常使用不同的术语。由于学科不同造成的语言差异背景,称为“语境”(context),或“语言之环境”。根据加拿大 – 魁北克学派隆多的术语学思想,学科范围越窄,其术语的专有性质越强,术语语汇覆盖的范围越小[19]。情报学界关于“情报”的争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近年来愈演愈烈,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研究所立足的情报语境不同,语汇覆盖范围扩充难度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识的形成,对情报学术交流产生不利的影响。近十年来,对情报认识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情报语境:

2.1.1 基于国防军事情报的认识 包昌火研究员等认为中国情报学不应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起源于组织的情报活动和咨询活动[20],并认为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是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重在 intelligence,而不是 information[21]。高金虎认为情报是政府、军队和企业为制定和执行政策而搜集、分析与处理的信息,预测是区分情报、信息与知识的本质属性[22]。

2.1.2 基于(产业)竞争情报的认识 陈峰基于国外机构做空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案例,从情报学特别是竞争情报专业视角研究阐释了“情报(intelligence)”与“信息(information)”的相互关系,认为情报“是人特

有的面向特定决策问题处理相关信息，特别是外部相关信息的社会活动[23]"。

2.1.3　基于中西术语差异的综合认识　彭知辉认为，作为情报学基本概念的情报是在西方情报学理论影响下形成的，但比西方的 intelligence 更为宽泛，是西方 information 的下位类概念，同时具有西方情报学 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 的双重含义[24]。沈固朝从情报的英文术语谈起，比较了中西情报认识的差异，认为情报与信息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智能性（智能，即活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充分利用智能提升决策时的知识水平是情报（intelligence）与信息（information）的分水岭[25]；并认为国外 intelligence 及由此派生出的许多概念并没有引入至中国情报学界术语中，呼吁在情报工作中引入 intelligence 的理论和实践[26]。

2.1.4　基于某种信息理论的认识　王知津等基于"信息"理论，从"情报是在一定环境下对用户有用的信息"这一命题出发，提出了情报即"信息"的观点。从"信息"的情报观出发，阐述了情报学就是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该学科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信息中所包含的"信息"[27]。杨园利认为已形成的信息科学可划分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科学、以信息论为基础的信息科学和以文献学为主的信息科学三大类，并基于此分析情报与信息科学的联系，总结出情报即一对一服务的信息科学[28]。这些研究为情报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探索性。

如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对"情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探讨，"情报"和"信息"的区别依旧是争论的核心内容。从情报学的某种较窄的语境出发，扩充情报语汇的范围，可能会存在以下误区：第一，信息社会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范畴大大拓宽，从情报学的某一子领域的语境出发，不能很好地包容当前情报学学科实际发展的现状；第二，将情报定义为"……的信息"，将情报等同于信息或认为情报是信息的子集，割裂了中国情报学与传统情报思想的联系，否定了"信息"概念明确之前"情报"的历史渊源；第三，认为情报和信息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程度问题，这种探讨多停留在思想层面，在实际研究操作时较难把握。

2.2　不同概念层次下的"情报"理解

以现代术语学之父尤金·韦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奥地利术语学派认为，概念体系是术语学的基础，首先要理解概念，然后才是具体概念词语的划分[19]。对位于不同概念层次下的"情报"所产生的不同理解，也会对情报术语使用和学术交流造成影响。

2.2.1　作为思想单元的情报理解　"思想单元"层次下的术语理解，受到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过程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必然会随着不同专业学科而发生变化，这也是自然科学术语往往比社会科学术语更容易规范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同一方向的情报学研究者，在讨论某个专业话题时，由于个人语言特征、知识积累、思维过程等方面的差异，在交流中也可能会产生误解。情报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思想单元造成的交流误解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因此，作为思想单元的情报理解需要其他更为客观内容的补充与完善。

2.2.2　作为知识单元的情报理解　作为知识单元的情报定义理论上应该涵盖"情报"全部的概念知识。在这个层面，情报研究者对情报概念的内容引申、升华、标准化，减少个人主观认识，以达到专业领域共识，这也是实现术语标准化的过程。而后，可以在根据具体的情报学研究领域知识内容或不同知识模块的侧重点，将概念拆分，重新融合为若干个应用型术语。

2.2.3　作为认知单元的情报理解　作为认知单元的情报理解强调认知的过程性和动态性。随着学科的生长，认知的发展，已有知识不断完善，新的知识不断被创造出来。对情报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展，对情报的理解发生变化。

2.3　多语术语翻译操作中的组合术语不当拆分

在多语或双语术语学工作中，人们首先寻找的是概念的一致，而不是名称的一致。在一个已经成为组合术语的词组中，其组成部分不再具有独立的语义。例如 information science，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中的释义，"指涉及信息存储和传递过程的学科，试图融合多种学科（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及其他技术）中的概念和方法，开发相关技术和工具以促进对信息的掌控（包括收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使用），"该解释虽不够完善，但大体上反映了当前情报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即便人们将"information science"译为"情报学"，并不简单意味着可以将英文"information"完全等同于中文的"情报"，"science"等于"学"。如果将组合术语拆分，对组成部分断章取义，会造成对情报学术语真实概念内涵的理解误差。

综上，从不同的术语语境认识情报、从不同的概念层次理解情报、多种语言下术语翻译操作不当，都可能导致情报术语的混用与混乱。情报术语是传播知识技能，进行情报学术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情报学的载体。不规范的术语可能造成交流双方的理解障碍，带

来不必要的误会,短期可能造成学科交流不畅通,阻碍学科理念的传播,影响学科前沿的速递。从长远来看,术语难以统一,可能会造成学科体系的混乱,削弱学科的核心竞争优势,影响情报学科的积累沉淀。

3　情报术语问题反思

3.1　对情报术语的探讨是情报学随社会发展的必然

对情报术语的探讨反映出情报学学术交流的内在需求,是情报学随社会发展的必然。关于情报术语概念的争议与探讨由来已久,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偏移,也不一定意味着情报学学科本质和内涵的缺失,这只是反映出情报学作为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术语的探讨,反映出学术交流需求的增加,是学科发展进步的表现。

为了保证情报学学术交流顺利进行,我们需要规范的情报学术语体系,并建立动态的情报术语质量评价机制。情报学长期存在术语使用不统一、不规范现象,争论和呼吁较多,解决问题的实质进展较少。对于学科术语的规范修正,越早越好,不宜放任拖延,否则会对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目前,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已由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审定完成,自 2017 年 5 月 8 日起预公布,并进行意见征求,这对于图情学科术语规范工作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情报学术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规范术语的惯用难以短时间更改,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可以考虑借助于外力,向相关术语工作单位或语言专家寻求合作,从专业角度和语言角度建立情报术语质量评价机制,该评价机制应是动态的,符合情报学的动态发展。

3.2　情报术语争议问题反映出对学科理论重构的期待,推动情报学科健康发展

情报学对术语体系规范的需求反映出对理论重建的期待。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动了情报学的变革与发展,情报学术语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侧面反映了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我国情报学的发展思路还未能得到学界清晰一致的判定。传统的情报思想和新环境下的情报拓展发生碰撞,推动着情报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重建。情报学现存的多个名称的关系问题,以及与国际使用习惯的翻译对接问题,都需要有坚强的学科理论支撑和广泛的学术支持。对此,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把握时代契机,重构情报研究理论和情报工作方法体系,推动情报生态健康发展。“情报”术语争议问题只是个表面现象,情报学理论基础才是情报学科确立的根本。情报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极大,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情报学的内涵和外延,为情报学和情报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要适应时代发展,把握时代契机,对情报研究理论和情报工作方法体系进行重构,使其更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情报研究理论建构和方法的成功实施取决于情报生态关系的和谐[29],适宜合理明确的任务目标、丰富扎实的数据积累准备、完善细致的制度体系,都是健康发展的情报生态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树立大情报观念意识,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无论是情报学术还是从事情报业务,情报人的专业素养都是通过思想意识、作风精神和方法技巧表现出来的[30]。情报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决定着情报事业的兴衰。从现有的情报学专业设置来看,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在本科基础教育中消失,授课内容也向“信息”“信息管理”等方向偏移,影响了对学科基本术语的理解认识。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前信息社会的热潮,但是从长远看,可能会带来情报学教育的萎缩,不利于情报学科健康发展。情报学的回归,情报理论的重建,警醒于老一辈情报学家的呼吁,得益于一线情报工作者研究者的推动和无数专家学者的反思,也必须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得到落实。

4　结语

在情报学领域,关于“情报”和“信息”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者对“情报”概念与学科本质的探索从未停止。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术语语境下的情报认识、不同概念层次下的情报理解、实际工作中多语术语翻译操作不当等都可能造成“情报”术语的混用与混乱。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情报”术语争议难以避免,为保证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情报”术语体系需要不断规范完善。但究其本质,“情报”术语问题反映出对情报学学科理论发展与重构的期待,落到实处,需要通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李阳,李纲. 我国情报学变革与发展:“侵略”思索、范式演进与体系建设[J]. 图书情报工作,2016,60(22):5-11.
[2]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2017(4):331-337.
[3] 包昌火. 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J]. 情报杂志,2011(7):1.
[4] 龚益. 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与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47.
[5] 王万宗. 情报的定义与属性[J]. 情报学刊,1983(1):28-32.
[6] 藏兰. 情报学术语研究初探[J]. 情报学刊,1989(3):85-88.
[7] 贾桂华,姚健. 寻根溯源,澄清术语"情报"与"信息"的界说[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3):19-23.
[8] 任全娥,黄丽婷. 我国"情报学"术语研究文献综述[J]. 中国科技术语,2011(5):10-17,25.
[9] 赵国琦. 关于"情报科学"这一术语[J]. 情报科学,1980(2):32-33.
[10] 庄义逊. Information 与 Intelligence[J]. 情报科学,1981(1):39.
[11] 姚健,贾桂华. 信息和情报两个术语的英汉对译问题[J]. 图书馆建设,1992(3):42-44.
[12] 姚健,贾桂华. 中日文情报科学术语的相互关系——试析中国情报学亦应更名的根本原因[J]. 情报资料工作,1998(6):7-10.
[13] 李景正. 关于图书情报专业术语的控制与标准化问题[J]. 情报科学,1991 (3):45-49.
[14] 谈大军. 试论社科情报交流的社会效益[J]. 图书情报知识,1991(4):48-51.
[15] 吴慰慈. 社会信息化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新使命[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3(3):11-14.
[16] 吴家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误区及思考[J]. 情报科学,1998(2):96-98.
[17] 李长信,娄长春,周瑛. 信息与情报术语的使用[J]. 情报科学,2000(1):43-45.
[18] 陈建龙. 情报意识的理论研究[J]. 情报学刊,1990(3):166-170.
[19] 隆多. 术语学概论[M]. 刘刚,刘健,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6-38
[20] 包昌火,马德辉,李艳. Intelligence 视域下的中国情报学研究[J]. 情报杂志,2015(12):1-6,47.
[21] 包昌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谈 Intelligence 与中国情报学[J]. 图书情报工作,2009,53(8):5-6.
[22] 高金虎. 论情报的定义[J]. 情报杂志,2014(3):1-5.
[23] 陈峰. "情报"与"信息"关系辨析——基于国外机构做空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案例[J]. 情报杂志,2015(11):1-6.
[24] 彭知辉. 我国情报概念研究述评[J]. 情报资料工作,2006(6):23-27.
[25]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 ——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9(1):22-30.
[26] 沈固朝. 在情报工作中引入 Intelligence 的理论和实践[J]. 图书情报工作,2005,49(1):15-16.
[27] 王知津,樊振佳. 信息探讨:情报概念的一个新的认识视角[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7(4):433-437,450.
[28] 杨园利. "情报"概念新探:一对一服务的信息科学[J]. 情报探索,2013(8):1-4.
[29] 王延飞,何芳,闫志开. 情报研究方法构建的关系基础[J]. 情报杂志,2015(4):1-3,26.
[30] 王延飞,钟灿涛,赵柯然,等. 论情报专业特色教育[J]. 情报杂志,2016(11):1-4,38.

作者贡献说明:
赵柯然: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撰写和修改论文;
王延飞:指导论文写作。

A Review over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rminology Issues on Academic Exchanges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ao Keran　Wang Yanfe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terminology dispute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 has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s time to standardize the terminology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reconstruct the theory system.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termi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s of controversy in the existing terminolog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ree aspects-the terminology context, the concept level and the multi-lingual term translation operation.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information terminology is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mand for the terminology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flects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terminology　context　concept　academic exchang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